

共匪缺乏化肥的剖析

趙 倩

在毛匪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高潮下，匪幫一面浮誇化肥工業突飛猛進，却又緊迫農民養豬積肥；一面痛罵佐藤「反動」政府，却又大批蒐購日本化學肥料，已將大陸缺乏肥料的嚴重性充分暴露無遺。

壹

當共匪竊據大陸的初期，爲了澈底改革社會制度，曾傾力從事清算鬥爭，致使中國大陸不僅是社會秩序一片混亂，且使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的阻礙和破壞，特別是農村經濟的破產更給人民帶來大饑荒前夕的緊張局面，此即係匪偽政權成立初期新奴隸社會的經濟背景。另因毛匪從「一窮二白」起家，突然變成窮漢乍富不知所措，爲施展其澈底解決農業問題的共產八股，展開所謂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進而公社化等一連串的暴政，益使大陸農業瀕臨破產境地。但是共匪不但仍未抓着失敗的癥結所在，却只招認：「因連年空前未有的惡劣氣候，造成了農業生產困難的主要原因」。毛匪堅不承認係暴戾政策累積的結果，尤其忽視發展化肥工業的基本因素。

其實，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即毛匪大作「送瘟神」歪詩作「萬戶悲秋鬼敲門」的悲鳴時，翻遍了毛匪的言論也找不出「化肥」兩個字來。後來好不容易從「八字憲法」中發現一個「肥」字，也不過是提到「積肥」而已，可見在毛匪的腦中根本就沒想到發展化肥工業問題。因爲一九五七年匪以試驗田作密植增產的栽培實驗，倏倏的獲得初步成功，即大肆宣傳如何增產收效，後來在實施「大躍進」時，決定採取密植爲增產手段，通令各地切實推行。詎料密植栽培法不僅需要深耕和大量灌溉，且更需要大量施肥始能奏效，毛匪爲肥料困擾才指示「發展養豬事業」，其目的即係大力推行積製土肥，所以仍未脫離用「土法」生產肥料。

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毛匪寫給××同志強調發展養豬事業的一封信中，即曾強調說：（註一）

「我國供給肥料的主要來源，第一要靠養豬和大畜牧，只要每人能養一頭豬，一畝田一頭豬，馬上就能解決肥料的供給來源。這比化學肥料；無機化學肥料好上十倍，一頭豬就是一座小型的有機化學肥料工廠。豬有鬃、有皮、有骨、亦有五臟（還可作藥材），我們爲什麼不養呢？肥料是植物的糧食，植物是動物的糧食，動物又是人類的糧食」。

從毛匪這封未曾公開發表的信中不難看出，當時仍然偏重於天然積肥，並未重視發展化肥工業。一九五九年的農業生產，係在所謂長期「整社」的過程中渡過，當時各地普遍的出現一種共同現象，即因密植過度而使灌溉面積增加，從而需要灌溉和施肥更加迫切。在肥源方面又因挖掘過多，河塘淤泥等雜肥日益減少，養豬積肥則遠水難救近火，一時因缺肥及自然災害的蔓延，遂又發生農業減產的現象。不過，當時各級匪幹在生產「大躍進」的重壓下，爲了敷衍塞責只有浮誇虛報，直到毛匪發覺被騙後才首次表示對發展化肥工業的重視。

毛匪重視發展化肥工業，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寫給各級生產隊長的一封信中（註二）透露的，該信的對象係各省、專區、縣、公社、生產隊、生產小隊各「同志」，內容則以討論農業問題爲主，並提出下列六個問題：即（一）包產問題，（二）密植問題，（三）節約糧食問題，（四）種植面積問題，（五）機械化問題，（六）說實話問題。毛匪在第一個問題裏痛斥各級匪幹的浮誇虛報生產數字時說：

「去年一畝田的生產實績是三百斤，今年要想增產一百斤或二百斤，已經就不錯了。硬要誇說增加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只說大話有什麼用處？……估的太高，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討論第五個問題時才指出：

「談到機械化，就必須將製造化學肥料的機械化包括在內，如何使每年都能增加化學肥料，是當前非常重要的事。」

基於上述事實，證明毛匪不但是在竊據大陸十年後，始產生重視和發展化肥工業的概念，而且也說明共匪真正發展化肥工業建設，係自一九六〇年以後才開始。

貳

化肥工業在中國大陸的首次出現，最先係在一九三五年，即日本侵佔我國東北後，在遼寧省大連市設置一座年產二十萬噸硫酸銨的「大連化工廠」。其次係一九三七年由我國工業界人士，在南京對岸建立的一座年產五萬噸硫酸銨的「永利化工寧廠」。除此之外雖有不少類似副業小廠，但其產量甚微，所以大陸的化肥工業基礎稱非常薄弱。據日本侵佔我國東北後發表統計資料顯示（註三），東北地區除大連市之外共有六個小型化肥工廠。當時中日兩國化肥年產量，尚不及一百八十萬噸，而僅日本國內之需要量即達二百萬噸，在戰前大陸化肥生產量最高約有二十二萬七千噸。經過戰時破壞在我國抗戰勝利初期，全國化肥產量因無資料統計，不過，共匪竊據大陸後一九四九年僅有二萬七千噸，其生產能力堪稱微不足道。

在共匪竊據大陸之前十年之內（即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止），經匪擴建原有舊廠及新建工廠共計總生產量也不過二百二十萬噸，加上輸入量八十萬噸（以一九六〇年之最高供應量計），亦只有三百萬噸而已，距匪實際需要量祇有十分之一。後來自一九六一年起因匪重視化肥工業發展，並在各地先後建立許多大小化肥工廠，生產數字始見逐年增加。及至一九六六年底其年產量始達一千萬噸，亦係共匪發展化肥工業以來創下最高紀錄之一年。惟自匪實行「文化大革命」後，受奪權鬥爭引起之混亂所影響，上自匪偽工業部下至地方工廠，整個經濟體系及生產機構無不遭受破壞，部份工廠甚

至停止生產，致使化肥生產急趨下降，一九六七及一九六八兩年降至八百五十萬噸（註四）。

共匪歷年化肥生產量如附表：

共匪化肥生產量	
年份	單位：萬噸
1949	2.7
1950	7.0
1951	12.9
1952	18.1
1953	22.6
1954	29.8
1955	33.2
1956	52.3
1957	63.1
1958	81.1
1959	180.0
1960	220.0
1961	200.0
1962	250.0
1963	350.0
1964	420.0
1965	770.0
1966	1000.0
1967	850.0
1968	850.0

資料來源：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係根據匪「偉大的十年」第八十四頁至八十八頁資料；一九五九年產量係根據匪「人民日報」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之記載；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八年產量為根據逐年各類匪情資料估算而得。

參閱中六組五十八年三月編印之「匪情資料圖表集」。

關於共匪在「文革」以前之化肥工業建設、工廠分佈及生產供應等詳情，本刊已有專論介紹（參閱「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四卷五期，第五卷十期），於茲不再重述。茲根據最近有關匪情資料，將共匪實施「文革」後發展化肥工業概況說明如下：

據匪本年一月透露，一座具有六十年代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型氮肥工廠，經完成第三期建廠工程後投入生產，亦即匪在標榜自力更生之下，自行設計、製造和安裝的「河北化學肥料工廠」。根據匪所報導，設在石家莊的新廠係列入匪第三個五年計劃中重點基本建設項目，該廠不但有數十種新式機械設備，自動化控制設備，且有大型合成氨壓榨裝置及大型的合成塔。匪以該廠與現有舊廠互作比較，祇用了舊廠一半的資金，四分之一的廠房面積，三分之一的工人，表示在其技術革新及自力更生的原則下創造的成績。另外匪又透露，大陸上第一座使用新碳化過程製造氮肥的大規模現代化氮肥工廠，在陝西延安建成後亦投入生產（註五）。至於上述兩個大型化肥工廠的年產

量多少、生產情形如何、自行設計製造安裝的效果如何，均未見有進一步的報導。

另據英國「遠東貿易和發展」雜誌報導（註六），匪在山東省建成第一座年產四萬五千噸的合成氮化肥工廠。且特別強調該廠在匪最初設計下，係用三座巨型油槽儲藏阿摩尼亞液，後來簡化為兩座，便節省了九噸鋼材。年來共匪為掩飾「文革」掀起的混亂局面，曾不斷誇張其工業如何進展；特別是在化肥工業方面鼓吹進行技術革新、發掘生產潛力、提高化肥增產能力等，由於資料不多，我們無法確悉其績效如何。不過，我們確知共匪一向作事急於立功，當年毛匪傑作「土法」高爐煉鋼，即一明顯實例。

談到共匪的化肥生產技術革新，以匪今春報導的「南京化肥工廠」之「先進方法」（註七）就是一個例證。該廠最近用最新方法製成了粒狀尿素，認為是技術革新的一大成就；匪稱該廠過去的產品與現在其他舊廠一樣，生產粉狀尿素，缺點是工程費時太長，投資化費亦大，設備非常複雜，產品容易結塊，運輸和使用都不方便。共匪為標榜該廠的成就，竟不打自招將所有舊廠缺點全盤托出，此種宣傳手法確也差勁。又據匪稱：該廠「先進方法」的成功，係賴該廠「革委會」的領導，用「三結合」的方式編成突擊班，屢試屢敗，經過一百多次的試驗，結果只用簡單方法便製成粒狀尿素。我們雖然不知共匪最後所用方法是如何「簡單」，但根據匪在同一報導中說，為使該廠的「先進方法」臻於完美，現尚在努力改進中。

自匪實行「文革」以來，有一個明顯的事實，即毛、林兩匪造反奪權越勝利，其對內與對外之關係亦愈失敗，此乃不爭之論。陷於分崩離析孤立無援之絕境的共匪，既然無力購置大型現代化化肥工廠整套設備，祇有標榜自走獨創的道路，要自力更生在地方上建設小型化肥工廠。匪稱近年來僅南京化肥工廠，即已派出數千名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及工人，到各地去發展地方小型化肥工廠。根據匪在今春透露（註八）：在「文革」前只有少數幾省才有小型氮肥工廠，但目前很多省份不只建立小型工廠，且已生產氮肥，這些新建的小型工廠，建廠時間均比預定期間縮短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每噸氮肥生產成本減少百分之卅。目前大陸各地小型氮肥生產能力已提高五倍，一九五八年小型氮肥工廠佔氮肥總生產量的三分之一。至於產量究竟若干，

匪說大多數小型工廠的產品祇足供給當地使用，於此可見其生產能力實在有限。

發展地方小型化肥工業成績最佳省份，根據資料顯示當屬江蘇省，匪稱該省自推行「文革」以後，已建立了二十個小型化肥工廠，連同「文革」以前原有的十二個工廠，現在共有三十二個工廠投入生產，又說該省的氮肥產量已比「文革」前增加三倍（註九）。試想以地方之財力發展化肥工業，其資金必然有限，規模與設備之簡陋及生產能力的薄弱，自然不難想像。其實疑問尚不在此，主要是生產肥料的品質問題。據日本親匪「友好商社」所見匪產化肥，品質之劣不堪設想，這些拼湊而成的小型化肥工廠，便是共匪發展化肥工業典型的例證。

叁

祇要瞭解共匪以前如何忽視化肥工業，以及後來重視發展化肥工業後的實際情形，也就不難窺悉其當前缺乏化肥的真相如何。據日本外務省發表「一九六九年上半期的中共經濟」（註十）指出：匪當前對發展地方工業的重點，係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下致力於地方小型工業建設，並以發展小型化肥工廠為優先。工廠規模自十人至數百人不等，小型氮肥工廠生產量佔總產量之三分之一。並引證美國所估之數字，認為小型氮肥工廠產量已自一九六六年之六十三萬噸，增至一百五十萬噸。若以所佔總產量三分之一推估，當在四百五十萬噸之譜。共匪侈言化肥工業如何高速發展，從以上數字可以證實其發展的遲緩及缺乏的嚴重性。

就當前大陸農村現況來看，缺乏化肥的另一例證，即係毛匪今春重新指示：繼續發展養豬事業，以積肥彌補化肥之不足。因為在「文革」期間反毛派以「三光」手段，反撲毛、林派時，曾經掀起一陣分光、吃光、用光的大破壞活動，對養豬積肥影響最大。今夏匪區到處吶喊「堅持大力發展養豬事業」的口號，甚囂塵上。並且異口同聲指責在「大叛徒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下，走資派大颯單幹妖風，集體養豬場也被一刀砍掉，貧、下中農萬分氣憤。」及「我們要堅決落實貫徹『九大』精神，狠抓革命，猛促

生產，爲革命而多養豬。」從以上共匪這些門、批的言詞中，足以顯示目前匪區是多麼缺乏肥料。

化肥生產效能既不可能提高，共匪只有進一步向農民壓榨，據九月十二日香港「星島日報」消息，最近從匪區逃抵香港的一位恩平縣來人稱：目前匪區正展開類似農業大躍進之運動，但是因肥料不足，共匪竟妙想天開授權各地公社生產隊，強制拆毀民房取出舊泥磚充當肥料。來人又說：目前大陸上化肥固然不多，而人獸糞溺和草灰塘泥都被共匪搜掘一空。

蘇俄最近批評共匪經濟衰退時指出，共匪在開始重視發展化肥工業的最初幾年，每年投入化肥增產的資金，均佔化學工業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匪亦不斷宣傳到處發現豐富的礦肥原料產地。例如匪稱在雲南、貴州、湖南、浙江及青海等地發現磷酸鹽，在內蒙發現鉀鹽。甚至匪化學工業部長會聲言，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化肥產品將達到自給自足的要求。顯然匪幫所作各種宣傳今日全未兌現，俄指共匪的經濟今後勢將繼續衰退。

既然毛匪不准匪幹說報浮誇，化肥生產不能應付實際需要，共匪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仰賴輸入。過去匪在歐洲及共產國家輸入化肥甚多，惟自一九六七年起歐洲化肥漲價，蘇彝士運河封鎖後，運費增加兩倍，致使歐洲化肥每噸叫價達四十美元，迫使共匪不得不放棄自歐洲進口。但日本與共匪之間自發生長崎「扯旗事件」後，雖有民間貿易交往，但共匪對日本政府之態度，却一直強硬蠻橫，甚至進入「文革」以來有增無減。例如驅逐日本記者出境，逮捕扣押日本商人，玩弄日人於股掌之上，誠屬跋扈至極點。尤其今春匪在北平舉行日匪備忘錄貿易談判時，強迫親匪日本貿易代表簽字發表「共同聲明」，痛罵日本佐藤政府，並對佐藤首相個人極盡辱罵與污蔑。但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共匪雖然如此霸道，却大批蒐購日本化肥，試想若非共匪係因嚴重缺乏肥料，何致厚顏至此。

本年六月下旬，匪在北平與日本硫安尿素代表團，簽訂一九六九年日匪輸匪合同，成交化學肥料三百二十二萬二千噸，創下日匪化肥交易的最高紀錄。這不但說明共匪當前缺乏肥料的嚴重性，而且從下列共匪輸入日本化肥的數字中，可以看出共匪在「文革」後發展化肥工業的失敗真相。

共匪輸入日本化肥統計

年份	噸數(千噸)	(單位千美元)
1955	167.836	8,991
1956	316.906	14,150
1957	246.094	13,951
1958	313.393	16,809
1959
1960	2.000	56
1961	42.250	1,687
1962	98.925	7,117
1963	499.104	26,545
1964	1,057.529	52,081
1965	1,187.220	69,737
1966	1,610.000	80,000
1967	2,000.000	74,130
1968	2,250.000	69,600
1969	3,222.000	98,400

資料來源：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六年之噸數及價值係根據日本出版之「新中國年鑑」。一九五九年因長崎「扯旗事件」停止貿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係根據日本剪報資料。

肆

綜上所述，首先對共匪發展化肥工業的實際情形，獲得一個初步的概念，即共匪竊據大陸初期一直未重視化肥工業，及至一九六〇年後匪雖開始重視發展化肥工業，但基礎有限，復因「文革」期間所受混亂影響，迄今尚未恢復正常。本來由無機物質製造的人工化肥，最早的方法當推過燐酸石灰（乃研細之磷礦石）、次爲智利硝石（硝酸鈉礦）、以及硫酸鉀或碳酸鉀（鉀鹽）等，因其成分不同，故分爲氮質肥料、磷質肥料及鉀質肥料三類，各適用於高田或水田及乾濕天氣之土地不等。近年來爲了降低生產成本，乃以阿摩尼亞爲主要原料的電解法，轉換爲利用煤氣源法，即天然煤氣、製鐵廢煤氣及原油煤氣化法。不過，後者多係從屬於石油化學工業的聯合企業。

發展化肥工業的基本條件，除了整套現代化的工廠設備之外，更需要有

前二年，政權由李承晚時代轉移到「執政團」將領的手裏；這些青年將領體認到，政治安定與經濟進步必須經由一個具有廣大民眾為基礎的政黨竭全力以推行社會改革，始能獲致。當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舉行第一次全國普選時，以反「執政團」為號召的舊政客東山再起，與朴正熙對抗競選總統；朴氏雖以很接近的比數擊敗舊勢力，但選舉却是公正的。在朴氏四年總統期內，由於顯著的經濟進步而獲得了政治安定；由於朴氏的新的領導，似已使韓國的失敗心理恢復信心。一位韓國作者報導稱：「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的驚人成就，首次給予韓國人民以自尊與自信的感覺；因多年來的挫折與錯誤統治所產生的失敗心理與宿命悲觀思想已一掃而空。韓國人已具有毅力與自信，腳踏實地來追求一項希望，於一九七一年成爲亞洲最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之一」。

因此，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的總統選舉中，朴氏很輕易擊敗對方，多獲一、六一、一、二五票或總選票10.5%。韓國的聲譽日見增高。曾受良好訓練的韓國士兵在越戰中與越共奮戰的表現，也一致獲得好評。南韓的堅決反共立場及其從事於創設亞洲區域防衛組織的努力，曾引起北韓極度焦慮與恐懼。自一九六一年政變以來，在一切成就之中，尤以經濟進步與經濟計劃兩項成就最爲顯著。美國前副國務卿、於一九六七年三月率領「美國投資與貿易考察團」訪韓的鮑爾(George W. Ball)稱：「韓國是一片細菌正在發酵的土地，最使訪問此一美麗國土的美國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全國上下充滿了活力、毅力與決心，這是一個偉大國家與偉大民族所表現的具有說服力量的自信，邁向進步的大道」。經濟成長的統計數字可充份證實鮑氏的說法。例如：自一九六二年以來，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加8.5%，工業生產增14%，輸出增50%，至一九七一年糧食可能獲得自給自足。總之，其經濟進步似已接近「起飛」狀態。第二個五年計劃正在按步實施。這自「政變」以來的復活復興精神是全面性的；這一經濟成長的奇蹟值得面積同樣大小及遭遇同樣問題的所有國家的決策者的研究與借鏡；各地從事於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士，尤其美國學者，可能從韓國的例子，找出亞非新興國家走向進步的答案。

政治穩定與經濟進步，可能於一九七一年由於民主共和黨尋求接替朴正熙總統的適當繼任人選而受阻或改觀，因朴氏將受憲法限制，無法作第三度競選。政治演變是令人難以捉摸的，尤以李承晚時代的舊勢力可能於一九七

一年死灰復燃，向朴正熙時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號召挑戰。姑無論韓國人民的長遠目標如何，一九六一年以前的情況決無重演的可能，因爲那次軍人政變已將南韓自失望的深淵中解救出來，並已爲國家鋪平了社會動員與建國大業的大道。朴正熙總統於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發表第二次就職演詞時，重申其建國大業的抱負稱：「我們的大敵是貧窮、腐化與共產主義。貧窮縮短人的生命，摧殘人的天才，也破壞人的正直、誠信與本性；腐化則癱瘓人的良心，斷喪人的博愛思想；而共產主義則剝奪我們的自由、尊嚴與良知」。

(待續)

——上接第49頁——

豐富充足的原料、電力和煤氣。當年日本侵佔我國東北後，曾一再勘查尋找發展化肥工業的適當地點，終於認爲我國東北不適宜大型化肥工業的發展，其主要原因即係缺少硫化礦及電力之不足。共匪目前在大陸發展化肥工業，是否具備上述基本條件，仍有置疑之處。

今天共匪面臨嚴重缺乏肥料的難題，除因以上所述各種因素促成之外，最明顯的基本原因乃是「文革」後，「毛澤東思想」的破產所致。從一九六八年起有許多跡象顯示共匪爲收拾「文革」掀起的殘破局面，早已插手在挽救其形將崩潰的經濟危機。事實上不但未收到恢復一九六六年的實績，相反的自匪黨「九大」閉幕後，匪區各地的反毛鬥爭愈演愈烈，特別是在工農業部門的鬥爭日益尖銳化，逐漸擴大爲流血武鬥表面化。這不只影響工農業的生產，甚且益使共匪呈現供給短缺的現象，農村肥料的極度缺乏便是一個鮮明的例證。由此可見共匪的內訌不能平息，自然共匪的經濟亦無從恢復，而農村缺乏肥料也是不易解決的難題。

註一：日本一九六九年八月號「中央公論」刊載之「毛澤東未公開重要資料」。註二：同前（一九六九年七月號）。註三：一九六四年日本出版之「滿州開發四十年史」及該書內刊「滿州工業主要生產品（含關東州）一九四〇年調查」。註四：一九六九年三月六日編印之「匪情資料圖表集」。註五：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日「人民日報」及一九六九年九月十日香港「大公報」。註六：一九六九年七月九日香港「大公報」。註七：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報」。註八：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註九：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註十：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日本「經濟新聞」。